蜀山劍俠傳/09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二回　生死故人情 更堪早歲恩仇 忍見鴛鴦同拼命　蒼茫高世感 爲了前因魔障甘聯鶼鰈不羨仙

下一回▶

曼娘定睛一看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幸喜寶劍在手，連忙甩脫了劍鞘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劍剛出匣，那東西已往曼娘頭上躥了過來。曼娘更不怠慢，將腳一墊，縱身往橫裏斜躥出去。就勢起手中劍往上一撩，一道白光過處，往那東西的七寸子上繞了一繞，飯碗大一顆蛇頭直飛起有十幾丈高下。那一段蛇身帶着一陣腥風，赤鱗耀目，映着日光，像一條火鏈般，從曼娘頭上飛躥出去有數十丈遠近，纔行落地。曼娘起初聞風回視，見那蛇頭上騎着一個黑東西，好像適纔見的黑小人。斬蛇之後再去尋找，已不知去向了。細看那條大蛇，與前一次誤斬龜、蛇所見的那一條一般無二，七寸子下面還有接續的創痕。知道這種紅蛇其毒無比，恐它復活害人，不管它是先前那條蛇不是，揮動寶劍，先將它連頭帶身切成四截，重又一截一截地斫成無數小段，纔行住手。覺得手上有些溼乎乎的，低頭一看，手上的黑芝根上的成形小人，不知怎地被曼娘無心中碰斷了一條臂膀，流出帶淺碧色的白漿來。曼娘以爲靈藥可惜，便就着小人的斷臂處去吮吸，入口甘甜，一股奇香刺腦欲醉。喜得曼娘還要口中用力去吸時，忽然覺得一陣頭暈眼花，心中作惡，兩太陽穴直冒金星，一個支持不住，倒在就地，不省人事。

及至醒來一看，自己身子睡在一個崖洞窩鋪之內，旁邊坐着一老一少兩個獵人。老的一個正坐在一個土竈旁邊，口中吸着一根五六尺長的旱菸袋，不時用手取些枯枝往竈裏頭

添火。長着一臉鬍鬚，目光炯炯，看上去身材非常高大，神態也極硬朗。年輕的一個生得虎臂熊腰，英姿勃勃，身上還穿的是獵人打扮。坐在老獵人側面，面前堆着十幾個黃精和芋頭，手中拿着一把小刀，正在那裏削個不停。四周壁上，滿張着虎豹豺狼野獸的皮，同各種兵器弓弩之類。曼娘不知怎地會得到此，心中驚異。正待從臥處起來，猛覺周身一陣奇痛，四肢無力，漫說下牀，連起身也不能夠。那兩個獵人聞得曼娘在牀上轉動，年輕的一個便喊了一聲爹爹，朝鋪上努了努嘴。老年獵人便走了過來，對曼娘道：「姑娘休要轉動，你中毒了。所幸你內功甚好，又得着了半片王母草，巧遇見我兒子打獵經過，將你揹回，我就用你得來的那半片王母草將你救了轉來。如今你元氣大虧，至少還得將養三四個月纔能下地。要想身體還原，非半年以上不可。我已叫我老伴給你去尋藥去了，如能再得兩片王母草，你痊癒還要快些。你現時勞不得神，先靜養些時，有話過些日子再說吧。」那少年獵人也走過來插口道：「爹爹如此說法，叫姑娘怎得明白？我們原是四川人，因爲有一點事，將我父母同我逼到外鄉來。我父親會配許多草藥，知道仙霞嶺靈藥甚多，特意來此尋採。我最喜歡打獵，昨天到前嶺去打獵回來，忽見草地裏有一顆斷了的大蛇頭，心中奇怪。暗想：『這種大毒蛇，能將它除掉，必是個大有本領之人無疑。』正想着往前走，又看見無數斷碎蛇身，我便跟蹤尋找。見姑娘倒在地上，業已死去，手中拿着一株仙人廔和半片王母草。我原認不得這些靈藥。因見姑娘那柄寶劍非常人之物，那蛇定是被姑娘所斬，以爲姑娘斬蛇後中了蛇毒。我佩服姑娘有這麼大本領和勇氣替世人除害，見姑娘胸前還有熱氣，我爹爹所配靈藥能起死回生，纔將你揹了回來救治。我爹爹說你所中並非蛇毒，乃是把仙人廔這種毒藥，錯當作了靈芝服了下去。所幸你內功根柢很深，當時並未身死；又加上你得的那半片王母草，乃是千年難逢的靈藥，能夠起死回生。我爹爹先用王母草給你服下，又用家藏的靈藥與你救治。因爲缺少一樣藥草做引子，我母親到後嶺尋找去了，還未回來。我父子雖是採藥的獵人，並不是下流之輩。姑娘如家鄉甚近，等母親回來，服完了二次藥，給你收拾出地方住上幾天，等醫得有些樣子，我們纔敢送你回家去。如果離家甚遠，祇好等在我家養痊癒了再走。我知姑娘事起倉猝，又和我們素昧平生，必定急於知道我父子的來歷，所以纔冒昧對你說明。爹爹說姑娘不能勞神，最好照我的話，無須回答。這是性命攸關，請你不要大意，越謹慎小心越痊癒得快。」曼娘聞言，纔明白了一個大概。心中最惦記的是自己的一口寶劍，見掛在鋪旁，沒有失落，纔放了心。因神弱力乏，略一尋思，心內便覺發慌，太陽穴直冒金星，頭痛欲裂。又見這兩個獵人言語誠摯，行止端正，事已至此，祇得接受人家好意，由他醫治。心中還想說幾句感恩道謝的話，誰知氣如遊絲，祇在喉中打轉，一句也張不開口來。纔知人家所說不假，祇得將頭衝着這兩個獵人微點了點，算是道謝，便即將雙眼閉上養神。不多一會兒，又昏迷過去。

過了一陣，覺着有人在扶掖自己，睜眼一看，業已天黑。那少年獵人手中拿着一把火炬，一手捧着一個瓦罐，站在鋪前。一個白鬚如銀的年老婆子，一手扶着自己的頭，用一個木瓢去盛那瓦罐裏的藥，一口一口正給自己餵灌呢。那老婆子見曼娘醒來，笑說道：「姑娘爲世人除害，倒受了大傷了。」說罷，伸手到曼娘被內摸了摸肚皮，說道：「姑娘快行動了。」那少年獵人聞言，便將火炬插在山石縫中，捧過來一大盆熱水，又取了一個瓦鉢放在當地，隨即退身出去。少年獵人走後，曼娘也覺着肚內一陣作痛，腸子有東西絞住一般，知要行動，便想揭被下地。偏偏身子軟得不能動轉，手足重有千斤，擡不起來。那老婆子道：「姑娘不要着急，都有老身呢。」說罷，先將風門關好，迴轉身揭開曼娘蓋被，先代曼娘褪了中小衣，一手插入曼娘頸後，一手捧着曼娘兩條腿彎。曼娘正愁她上了年歲抱不起來，誰知那老婆子力氣頗大，竟和抱小貓一般將曼娘捧起。剛捧到瓦鉢上面，曼娘已忍耐不住，撲嘟連聲，尿屎齊來，撒了一大瓦鉢，奇臭無比。頓時身上如釋重負，心裏輕鬆了許多。那老婆子給曼娘拭了污穢，將曼娘捧到牀上，也不給她衣服，用被蓋好，然後端了瓦鉢出去。一會兒工夫，聽得老婆子在外面屋內說話，隱約聽得那少年獵人說：「媽，你不要管我，少時我打地鋪就是。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呢。」那老婆子道：「平時我喫素，你還勸我，每日專去打獵殺生，這會兒又慈悲起來了。她又是個女的，毒中得那麼深，有的地方，你和你爹爹又不能近前給我幫忙。偏你這孝順兒子，會想法磨我老婆子一人。」那少年獵人又說了幾句，並未聽真。又聽得那老婆子道：「媽逗你玩的。我天天想行善修修來世，如今天賜給我做好事的機會，還偷懶麼？她如今剛行動完了，藥湯也太熱，略讓她緩緩氣，再給她洗吧。祇是你爹爹說，由此每日早晚給她服藥、洗澡、行動得好幾天，要過十幾天，毒纔能去盡呢。」那少年獵人道：「諸事全仗媽救她，少時給她洗澡以後，我到底是個男子，雖說行好救人，恐防人家多心，我就不進去了。」那老婆子又道：「我說你這孩子，虎頭蛇尾，做事不揩屁股不是？你怎麼給我抱回來的？這會兒又避起嫌疑來了，祇要心裏頭乾淨，我們問心無愧，怕些甚麼？女人家長長短短，當然不能叫你在旁邊。她這十幾天服藥之後，身子一天比一天軟，白天不說，晚上扶她起來用藥，我一個人怎忙得過來？」那少年獵人聞言，沒有言語。

那老婆子隨即走了進來，先摸了摸當地的木盆。又待了片刻，纔走過來，將曼娘仍又捧起，放到木盆裏面。曼娘聞得一陣藥香，知道木盆中是煮好了的藥湯。那老婆子先取盆內藥渣給曼娘周身揉搓，末了又用盆中藥湯沖洗周身。曼娘渾身少氣無力，全憑老婆子扶掖搓洗了個夠，用盆旁乾淨粗布擦乾，捧上牀去。那婆子又取過一套中小衣，對曼娘道：「姑娘衣服不能穿了，這是老身兩件粗衣服，委屈點將就穿吧。」曼娘見那老婆子生得慈眉善目，偌大年紀，竟這樣不怕污穢，殷勤服侍自己。想起自己幼遭孤零，從未

得過親人疼愛，縱橫了半生，卻來在這荒山僻地死裏逃生，受人家憐惜，覺着一陣心酸，祇流不出眼淚來。暗想：「獵家父母兒子三人，俱都有如此好心，見義勇爲。將來好了，必定要肝腦塗地，報答人家纔好。」又想起適纔聽得他母子在外屋的對答，難得那少年獵人也這樣行止光明。又見他家陳設簡陋，並住在崖洞窩鋪之中，必是個窮苦獵人，讓人如此費神勞頓，越想越過意不去。最難受的是，心中有一萬句感恩的話，一句也說不出來。正在胡思亂想，那老婆子已是覺察，便用手撫摸曼娘道：「姑娘休要難受，你想心思，我知姑娘有話說不出來，但是不要緊的，我們都猜得到。有甚麼話，身體好了說不一樣麼？別看我們窮，不瞞姑娘說，如今我們並不愁穿喫，祇爲避人耳目，外面現些窮相罷了。」言還未了，便聽外屋有人說話道：「姑娘受毒甚重，勞不得神，你少說幾句吧。」那老婆子聞言，當即住了口，祇勸曼娘不要過意不去，安心調養。曼娘一聽外面是那老獵人口音，語氣好似警戒老婆子不要多口。明白他是怕老婆子說溜了口，露出行藏。猜這一家定非平常之輩，苦於開不得口，沒法問人家姓名，祇得全忍在心裏。一會兒工夫，少年獵人從外面捧了一碗東西進來，站在牀前。那老婆子道：「別的東西姑娘喫不得，這是煮爛了的黃精，姑娘喫一點吧。」說罷，仍由老婆子扶起曼娘的頭，從少年獵人手中一勺一勺地餵給曼娘喫。曼娘舌端發木，也喫不出甚麼滋味來。那老婆子也不給曼娘多喫，喫了五六勺，便命端走。到了半夜，曼娘又行動了幾次，俱都是老婆子親身扶持洗擦。曼娘雖然心中不忍，卻也無奈。

照這樣過了有七八天，俱是如此。祇瀉得曼娘精力疲憊，氣如遊絲。幸而老獵人一面用瀉藥下毒，一面還用補藥提氣。不然的話，任曼娘內功多好，也難以支持。直到第九天晚間纔住了瀉。那老獵人進屋對曼娘道：「恭喜姑娘，今天纔算是脫了大難了！」曼娘因遵那獵人一家吩咐，自從中毒以來，一句話也未說過，想說也提不上氣來。這幾日服藥大瀉之後，雖然身子一天比一天軟弱，心裏卻一天比一天舒服，不似前些日那樣時時都覺如同蟲咬火燒了。當晚又喝了一碗黃精和稻米煮的稀飯，由此便一天比一天見好。又過了五六天，纔能張口說話。見這一家子對她如此恩義，尤其是那少年獵人對她更是體貼小心，無微不至，把曼娘感激得連道謝的話都說不出口。

誰知曼娘病纔好了不到兩月，剛能下地走動，那老婆子忽然有一晚到外面去拾枯枝，從山崖上失足跌了下來。等到她兒子到城鎮上去買米鹽回來救轉，業已震傷心肺，流血太多，眼看是無救的了。不但老獵人父子十分悲痛焦急，就是曼娘受人家救命之恩，偌大年紀那般不避污穢，晝夜勤勞，自己剛得起死回生，還未及圖報大恩，眼睜睜看她就要死去，也是傷心到了極處。偏偏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那老婆子命在垂危之際，那老獵人夫妻情長，還想作萬一打算，吩咐兒子在家服侍，自己帶了兵刃出去，希冀也能尋着

一點起死回生的靈藥，救老伴的性命。老獵人走後，那少年獵人也和曼娘都守在老婆子鋪前盡心服侍，希望老獵人出去能將靈藥仙草尋了回來。曼娘更是急得跪在地下叩禱神佛默佑善人，不住口許願。那老婆子看曼娘情急神氣，不由得現出了一臉笑容，將曼娘喚到面前，說道：「姑娘你太好了！我要是有你這麼一個……」說到這句，忽然停了口，望了那少年獵人一眼，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曼娘心中正在煩愁，當時並未覺出那老婆子言中深意。直到天黑，還不見老獵人迴轉，那少年獵人與那老婆子都着急起來，老婆子不住口地催少年獵人去看，少年獵人又不放心走，好生爲難。老婆子見少年獵人不去，便罵道：「不孝畜生！你還是祇知孝母，不知孝父麼？再不走，我便一頭碰死！」曼娘見老婆子生氣，便勸少年獵人道：「恩兄祇管前去，你娘便是我娘，我自會盡心服侍的。」那少年獵人又再三悄悄叮囑曼娘，除了在旁伺候外，第一是不能離開此屋一步。說罷，眼含痛淚，連說幾聲：「媽媽好生保重，兒找爹爹去，就回來。」纔拿了兵刃走去。

曼娘所說原是一句無心之言，少年獵人纔走，那老婆子便把曼娘喊至牀前，說道：「好兒，你將纔對我兒說的話，是真的願喊我做娘麼？」曼娘聞言，不由心中一動，猛想起老婆子適纔之言大有深意，自己受人深恩，人家又在病中，匆促之間，不知如何答對纔好。剛一沉吟，那老婆子已明白曼娘心中不甚願意，便把臉色一變，嘆了口氣，低頭不語。曼娘半晌纔答道：「女兒願拜在恩公恩母膝下，作爲螟蛉之女。」這時老婆子越發氣喘腹痛，面白如紙，聞得曼娘之言，祇把頭搖了搖，顫聲對曼娘道：「你去與我汲一點新泉來。」曼娘連日也常在門前閒眺，知道洞前就有流泉，取了水瓢就往門外走去。纔一出門，好似聽見老婆子在牀上輾側聲響，曼娘怕她要下牀走動，連忙退步回身一看，那老婆子果然下地，用手摘下牆上一把獵刀正要自刎。曼娘大喫一驚，一時着急，顧不得病後虛弱，一個箭步躥上前去，抓住老婆子臂膀，將刀奪了下來，強掖着扶上牀去。這時老婆子頸間已被刀鋒掛了一下，鮮血直往下流，累得曼娘氣喘吁吁，心頭直跳。那老婆子更是氣息僅存，睜着兩隻暗淡的眼睛，望着曼娘不發一言。曼娘略定了定神，不住口地勸慰，問老婆子何故如此，老婆子祇不說話。

曼娘正在焦急，忽聽門一響處，那少年獵人周身是血，揹着老年獵人半死的身軀跑了進來。那老婆子見老年獵人頭上身上被暗器兵刃傷了好幾處，好似早已料到有這場事似的，對少年獵人道：「他也快死了吧？」少年獵人眼含痛淚，微點了點頭。老婆子微笑道：「這倒也好，還落個乾淨，祇苦於他不知道我的心。」曼娘正忙着先給老年獵人裹紮傷處，老婆子顫聲道：「那牆上小洞裏有我們配的傷藥，先給我兒子敷上傷處吧。他同我都是活不成的了。」曼娘見那婆子同少年獵人對那老年獵人都很淡漠，那老年獵人周身受了重傷，躺在鋪上，連一句話都不說，好生奇怪。三個恩人，除了身帶重傷，便是命

在旦夕，也不知忙哪一頭是好，聽老婆子一說，祇得先去給那少年獵人治傷。這時少年獵人業已舍了老年獵人，跪伏在老婆子面前，見曼娘過來給他敷藥，便用手攔阻，請曼娘還是去給老年獵人敷治。言還未了，老婆子忽然厲聲道：「忤逆兒！你知道這人已活不成了麼？做這些閒事幹甚麼？我還要你裹好傷，去將他尋來與我見上一面呢。」說時，用力太過，少年獵人一眼看見老婆子頸間傷痕，忙道：「媽又着急了麼？孩兒準去就是。適纔也請過，無奈他不肯來，願意死在前面坡上。爹又在重傷，祇得先背了回來。」說罷，便任曼娘給他裹好了傷處，咬牙忍痛，往外走去。

去了不多時，又背進一個道裝打扮的老年人來，額上中了支鏢，雖然未死，也祇剩下奄奄一息了。那老道先好似怒氣衝衝不願進來似的，及至一見老婆子同老年獵人都是命在旦夕的神氣，忽然臉色一變，睜着一雙精光照人的眸子，長嘯一聲道：「我錯了！」說罷，掙脫少年獵人的手，撲到牀前，一手拉着老婆子，一手拉着老年獵人，說道：「都是我不好，害了你們二人。現在業已至此，無法挽救，你們兩人寬恕我吧。」那老婆子道：「仲漁，這事原是弄假成真。你報仇，恨我們二人，原本不怪你，祇是你不該對你兒子也下毒手。他實在是你的親生骨肉，我跟老大不過是數十年的假夫妻。我臨死還騙你麼？你去看他的胸前跟你一樣不是？」那道人一聞此言，狂吼一聲，也不知從哪裏來的神力，虎也似的撲到少年獵人身旁，伸手往那少年獵人胸前一扯，撕下一大片來，又把自己胸前衣服撕破一看，兩人胸前俱有一個肉珠，頂當中一粒血也似的紅點。那道人眼中流淚，從身上取了一包藥麪，遞與少年獵人，指着曼娘道：「快叫你妻子給你取水調服。幸而我還留了一手，不然你更活不成了。」說罷，轉身厲聲問老婆子：「何不早說？」那老婆子道：「那時你性如烈火，哪肯容我分辯？舉刀就斫。我又有孕在身，如不逃走，豈不母子性命一齊斷送？我離了你之後，受盡千辛萬苦，眼看就要臨盆分娩，我又在病中，無可奈何，祇得與老大約法三章，成了名義上的夫妻。三十年來，並未同過衾枕。老大因聽人說你拜在歐陽祖師門下，煉下許多毒藥餵製的兵刃暗器，要取我全家的性命，我們祇好躲開。誰知你事隔三十年，仍然仇恨未消。今早我在前山崖上看見一個道人，認出是你，心中一驚，失足跌了下來。偏老大見我傷重，趁我昏暈之際，想出去採來仙草，救我殘生。等我醒來，想起你二人相遇，必定兩敗俱傷，知道追老大回來也來不及。又恐你連我兒子也下毒手，所以不叫達兒前去探望。後來實實忍耐不住，纔叫達兒前去尋找你二人的屍首。不想你畢竟還是對他下了毒手。想起我三人當初曾有『不能同生，但願同死』之言，今日果然應驗了。」說罷，又喊曼娘近前道：「我知姑娘看不中我的兒子，不過他現中腐骨毒刀，雖然他父親省悟過來，給了解藥，沒有三月五月，不能將養痊癒。請姑娘念我母子救你一場，好歹休避嫌疑，等我三人死後，將屍骨掩埋起來，照料我兒好了再走。我死在九泉，也感激你的恩義。」曼娘正要答言，那

老婆子已氣喘汗流，支持不住，猛地往後一仰，心脈震斷，死在牀上。接着便聽老年獵人同那道人不約而同地齊聲說道：「淑妹慢走，我來也！」言還未了，那道人拔出額上中的一支鐵鏢，倒向咽喉一刺。那老年獵人一見，猛地大叫一聲，雙雙死於非命。

那少年獵人見他母親身死，還未及趕奔過去，一見這兩人也同時身死，當時痛暈過去。曼娘着了一會兒急，也是無法，祇得先救活人要緊。當下先從少年獵人手上取了解藥，給他用水灌服之後，先扶上牀去。再一搜道人身畔，還有不少藥包，外面俱標有用法，便放過一旁藏好。因那老婆子對她獨厚，想趁少年獵人未甦醒前，給她沐浴更衣，明早再和少年獵人商議掩埋之計。走到她身前一看，那老婆子雖然業已嚥氣好一會兒，一雙眼睛卻仍未閉，眼眶還含着一包眼淚。曼娘用手順眼皮理了理，仍是合不上去。知她恐自己丟下少年獵人一走，所以不肯瞑目，便輕輕默祝道：「難女受恩父恩母救命之恩，無論如何爲難，也得將恩兄病體服侍好了，纔能分手；不然，還能算人麼？」誰知祝告了一陣，那老婆子還是不肯閉眼。曼娘無法，祇得先給她洗了身子，換過衣服，再打主意。正在動手操作，忽聽牀上少年獵人大喊一聲道：「我魏達真好傷心也！」說罷，哇的一聲大哭起來。曼娘心中一動，連忙過去看時，那少年獵人雖然醒轉，卻是周身火熱，口中直發譫語。知他身受重傷，一日之間連遭大故，病上加病，暫時絕難痊癒。安葬三人之事，再過幾日，說不得祇好自己獨自辦理了。便隨手取了兩牀被，爲少年獵人蓋上。回身又來料理老婆子身後之事。見她目猶未瞑，暗想：「自己初被難時，因口中不能說話，沒有問過他們姓名。後來自己身子逐漸痊可，一向稱他們恩父、恩母、恩兄，雖然幾次問他們，俱不肯實說，祇含糊答應。今日聽那少年獵人夢中之言，纔知他家姓魏。師父柬帖上說，我和姓魏的本有前緣，偏偏我又受過人家深恩。如今老兩口全都死去，祇剩他一人帶有重傷，還染病在牀，棄他而去，他必無生理；如留在此地，他又非一時半時可以痊癒。孤男寡女常住一起，終是不便。自己一向感激他的情義，凡事當退一步想：我如不遇他救到此地，早已葬身虎狼之口，還向哪裏去求正果？如今恩母死不瞑目，定是爲她兒子牽腸掛肚。何不拼卻一身答應婚事，既使死者瞑目，也省得日後有男女之嫌？雖然妨礙修道，師父遺言與柬帖上早已給自己註定，自己天生苦命，何必再做忘恩負義之人？」想到這裏，不由一陣心酸，含淚對老婆子默祝道：「你老人家休要死不瞑目，你生前所說的話，我答應就是。」說罷，那老婆子果然臉上微露出一絲笑容，將眼閉上。

這時曼娘心亂如麻。既已默許人家，便也不再顧忌。替老婆子更衣之後，又將老年獵人同道人屍身順好。先將自己每日應服的藥喫了下去，又燒起一鍋水來。重新打開那些藥包，果然還有治毒刀傷外用之藥，便取了些，爲少年獵人傷口敷上。那少年獵人時而哭

醒，時而昏迷過去。幸喜時屆殘冬，山嶺高寒，不愁屍身腐爛。直到第三天上，少年獵人神志纔得略微清楚。重傷之後，悲痛過甚，又是幾次哭暈過去。經曼娘再三勸解，曉以停屍未葬，應當勉節哀思，舉辦葬事。那少年獵人纔想起，這幾天如非曼娘給自己服藥調治，也許自己業已身爲異物。又見她身子尚未全好，這樣不顧嫌疑，勞苦操作，頭上還纏着一塊白布，越想越過意不去，當時便要起身叩謝。曼娘連忙用手將他按住道：「當初你救我，幾曾見我謝來？如今還不是彼此一樣，你勞頓不得，我已痊癒，你不要傷心，靜養你的，凡事均由我去辦，我就高興了。我衣包中還有幾十兩銀子，現在父母屍骨急於安葬，祇須說出辦法，我便可以代你去辦。」少年獵人也覺自己真是不能轉動，又傷心又感激，祇得說道：「由南面下山三十餘里，走出山口，便見村鎮。銀子不必愁，後面鋪下還有不少。就煩恩妹拿去，叫鎮上送三口上等棺木來，先將三老入殮。等愚兄稍好，再行扶柩回川便了。」

曼娘又問少年獵人可是姓魏。少年獵人聞言，甚是驚異。曼娘又把他夢中譫語說出，少年獵人纔道：「我正是魏達。我生父魏仲漁便是那位道爺。我寄父也姓魏，名叫魏大鯤，便是給你治傷的老年獵人。此中因果，祇再說一個大概。當初我母親和我生父、寄父全是鐵手老尼門人。我生父是鐵手老尼的親侄子。我寄父雖然姓魏，卻是同姓不同宗。我母親原和寄父感情最好，叵耐鐵手老尼定要我母親嫁給我的生父，我母親遵於師命，祇得嫁了過去。兩三年後，便有了身孕。我父親素性多疑，見我母親嫁後仍和寄父來往，老是有氣，因爲是同門至好，不便公開反目，含恨已非一日。我母親也不知爲了此事受過多少氣。偏我寄父感情太重，見我母親未嫁給他，立誓終身不娶，又時常到我家去看望。這日正遇上我父親奉師命出了遠門，那晚又降下了多少年沒有下過的大雪，所居又在深山之中，除了飛行絕迹的劍仙萬難飛渡。我母親和我寄父無法，祇得以圍棋消遣，坐以待旦。第二日天纔一亮，寄父便要回去，偏我母親要留他喫了點心再走，這一喫耽誤了半個多時辰。出門時正趕上我父親冒着大雪回來，到家看見我母親正送寄父出來，因在原路上並沒見雪中有來的足印，知我寄父定是昨夜未走，起了猜疑。當時不問青紅皁白，拔出兵刃就下毒手。我母親同寄父知道事有湊巧，跳入黃河也洗不清，祇得暫顧目前，避開當時的兇險，日後等我父親明白過來，再和他說理，於是二人合力和我父親交手。要論當時三人本領，祇我母親已足夠我父親應付，何況還有我寄父相助。不過二位老人家並不願傷我父親，好留將來破鏡重圓地步，祇圖逃走了了事。偏我父親苦苦追趕，拼死不放，口裏頭又辱罵得不堪入耳。眼見追到離師祖住的廟中不遠，恐怕驚動師祖出來袒護，雖然心中無病，形迹卻似真贓實犯，分訴不清，師祖性如烈火，絕難活命。我母親祇圖避讓，不肯還手，一個不留神，被我父親用手法打倒。寄父急於救我母親，趁空用暗器也將我父親打倒，將我母親救走。我母親當時並未見我父親中了寄父的暗器，

祇以爲他是被雪滑倒。逃出來了纔得知道，大大埋怨我寄父一頓，說是他不該打這一鏢，將來夫妻更難和好。絮聒了半天，末了並未和我寄父同走，自己逃往一個山洞裏面住下，一面託人求師祖給她向父親解說。誰知師祖本來就疑心我母親嫁人不是心甘情願，又加上有我父親先入之言，不但不肯分解，反將我寄父同母親逐出門牆。

「我父親喫了寄父的虧，立志煉毒藥暗器，非報仇不可。幸而他打算先取了寄父的首級與我母親看過，再殺我的母親，所以我母親一人住在山洞之中，未曾遭他毒手。光陰過了有好幾個月，忽然產前身染重病。起初怕我父親疑上加疑，想將孩子生出後再行乞憐，求他重收覆水，所以並不許我寄父前去看望。一切同門也都因師祖同我父親說壞話，全無一人顧恤。祇我寄父一人知我母親冤苦，雖因我母親再三說不準他前去相見，他怕父親暗下毒手，擇了附近偏僻之處暗中保護。每日一清早，便將應用的東西飲食給送到洞門外邊，卻不與母親見面。母親先還以爲是同門好友背了師祖所爲。後來實在病得人事不知，我寄父又送東西去，連送兩日，見我母親不出洞來取，怕出了甚麼變故，進洞一看，我母親業已病倒牀上，人事不知了。寄父知她夫妻決難重圓，救人要緊，索性不避嫌疑，晝夜辛勤服侍。他本從師祖學醫，能識百草，知道藥性，醫治了一月，母親居然在病中臨產，生下我來。在半個月上，神志略清，起初看見我寄父還是又驚又怒。後來問起以前每日送東西食物同病中情形，未免感我寄父恩義，事已至此，祇得從權。等到產後病癒，一見我是個男孩，胸前肉包紅痣和我父親身上一樣，甚爲歡喜。將養好後，二人商量了一陣，仍由寄父抱着我送母親回去見父親說明經過。纔一見面，我父親不由分說，便將弩箭、飛刀、金錢鏢一手三暗器劈面打來，若非寄父早有防備，連我也遭了毒手。當時他見手中暗器俱被寄父接去，知道雙拳難敵四手，便說：『無論你們說上天，奪妻之仇與一鏢之恨，也是非報不可。除非你二人將我打死。』要我們三年後再行相見。寄父、母親無奈，祇得又逃了回來。母親一則恨我父親太實薄情，二則知道寄父愛她甚深，又沒有絲毫邪心，自己已是無家可歸；後來又聽得師祖就在當年坐化，我父親拜在一位姓歐陽的道爺門下，煉就許多毒藥暗器，拼命尋他二人報仇：一賭氣，便再嫁給我寄父。他二人雖然同居了三十年，祇不過是個名頭上的夫妻，彼此互相尊重，從未同衾共枕過。以前的事也從未瞞過我。我也曾三番兩次去尋我父親解說，每次都差一點遭了毒手。後來我父親本領越發驚人，寄父知道萬難抵敵，狹路相逢決難活命，祇得攜了全家，由四川逃避此地。因我父親毒藥暗器厲害，好容易將解藥祕方覓到，想配好以作預防。還未採辦齊全，我父親竟然跟蹤到此，三位老人家同歸於盡。

「今早我聽母親說，她受傷是因爲看見我父親出現，嚇了一跳，失足墜下崖來，便知不好。可惜她說得晚了一會兒，我寄父業已走了。後來久等不回，越猜凶多吉少。等我趕

去一看，果然他二位一個中了毒刀，一個中了毒藥暗器，俱在那裏扭作一團掙命呢。我當時心痛欲裂，不知先救誰好。及至上前將他二人拉開時，被我父親拾起地上毒刀，就斫了我兩下。我沒法子，祇得先將寄父揹回。後來母親叫我再掙扎去揹我父親時，我已半身麻木了。

「我到了那裏，我父親已奄奄待斃，見我去還想動手。被我搶過他的兵刃暗器，強將他揹來。原是怕母親生氣，以爲必無好果，誰知三人在臨死以前見面，倒將仇恨消了。我父親要早明白半天，何致有這種慘禍呢？我父親所用毒刀，還可用他解藥救治。惟獨他那回身甩手毒藥箭，連他自己也沒有解藥，我寄父連中他三箭，如何能活？他也中我寄父兩支毒藥鏢。一支打在前胸，業已拔出，雖然見血三四個時辰準死，也還可以解救。但是前額中的一支毒鏢，業已深入頭腦，焉能活命？我母親又因失足墜崖時，被地下石筍震傷心臟，換了旁人，早已當時腹破腸流了。我以前還夢想將來用誠心感動三老團圓，如今全都完了！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

曼娘勸慰他道：「如今三老均死在異鄉，你又無有兄弟姊妹，責任重大。徒自傷感，壞了身體，於事無補，反做不孝之子。你如聽我勸，好好地在家保重，我也好放心出門，代你去置辦三老的衣裳棺槨。否則這裏離鎮上不近，擡棺費時，豈不教我心懸兩地麼？」曼娘原是怕他一人在家越想越傷心，也尋了短見，纔這般說法。魏達本來救曼娘時就一見鍾情，不過因爲自己平昔以英雄自命，不願乘人之危，有所表示。魏老婆子猜知兒子心意，幾次向他提起，他都不肯。同時相處這些日，愛苗在心田中業已逐漸滋長繁榮，無論如何排遣也丟放不開，一想到曼娘病癒不久便要分手，便有些悶悶的。今日一見曼娘不避嫌疑，照料自己病軀同三老身後，不時誠摯勸慰，處處深情流露，越加感激敬愛到無以復加。再一想曼娘所說的話極有道理，祇得遵從曼娘勸解，勉節哀思了。